



红楼梦

(清)

曹雪芹
高鹗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古典
文库

红楼梦

(清)

曹雪芹
高鹗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楼梦 / (清) 曹雪芹, (清) 高鹗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8

(古典文库)

ISBN 978-7-5540-0675-7

I. ①红… II. ①曹… ②高…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5067 号

红 楼 梦

(清) 曹雪芹 (清) 高 鹗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 0571-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徐晓玲

责任校对 余 宏

装帧设计 刘 欣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27.625

字 数 9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675-7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是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同时也是版本最为复杂的一部。就目前能见者而言,十余种脂砚斋抄本加程伟元、高鹗的木活字排印本及后世的翻刻翻印本,版本总数在二十种以上。此《红楼梦》以程乙本为底本,而校以各脂砚斋本及各程本。参校较多的是脂砚斋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和《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及程甲本、王雪香评本。个别本子未曾寓目,利用了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及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

本书在校勘上,仍依程、高“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的路数,底本善者仍之,不善者核以诸本,择善而从,要在情理是否较协、前后是否接榫。例如茗烟的改名焙茗、宝玉的得号怡红公子,底本均有交代,仍之。又如柳五儿其人,在第六十回中首次登场,本欲借芳官之力入怡红院,后因“玫瑰露引出茯苓霜”而遭一夜监禁,其病愈重,又逢贾敬殡天,其事遂寝。脂本第七十七回中有柳五儿短命而死一节:“王夫人笑道:‘你还强嘴。我且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调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不然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遭害这园子呢。’”然而在后四十回中,柳五儿之戏殊多,至第一百零九回,更有柳五儿的重头戏:“候芳魂五儿承错爱。”底本则无五儿死一节,前后一贯,从之。又如第二十二回,脂本有惜春灯谜,元、迎、探、惜四春俱全;而底本缺惜春,据补。脂本于惜春灯谜后有贾政一段沉思,作为“四春”灯谜的小结,亦初发贾政之悲,而底本无,据补。底本在“四春”灯谜后增加宝玉、宝钗两谜,并以庚辰本的宝钗一谜改属黛玉,庶几“四春”、宝、钗、黛无缺,仍之。又如第五十三回,叙乌进孝见贾珍:“贾珍命人拉起他来,笑说:‘你还硬朗?’乌进孝笑道:‘不瞒爷说,小的们走惯了,不来也闷的慌。他们可都不是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世面?……’”乌庄头之语答非所问。梦稿本则作:“乌进孝笑回:‘托爷的福,还能走得动。’贾珍道:‘你儿子也大了,该叫他走走也罢了。’乌进孝笑道:‘不瞒爷说,小的们……’”比底本多三十一字,而文意贯通,即据补。又如第六十三回:“注云:‘杏花陪一盞,座中同庚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

黛玉与他同辰，只无同姓者。”“同辰”云云，有失关照。庚辰本于“同庚者陪一盞”后有“同辰者陪一盞”六字，据补。又如第六十九回：“贾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丧不敢久停。’”然前文并未言及“家兄”在外。庚辰本前有一段文字，叙贾珍出门，据补。

后四十回文字，程乙本优于程甲本者不少。如第九十二回，在冯紫英感叹“人世的荣枯，仕途的得失，终属难定”后，底本有一长段贾政关于“母珠”“聚散”的议论，正揭出题旨“玩母珠贾政参聚散”，程甲本无。又如程甲本第九十四回：“宝玉道：‘怎么没有？大前儿还到南安王府里听戏去了呢，便说那日丢的。’”程乙本“南安王”作“临安伯”，核以第九十三回，是。诸如此类，不及尽述。

目 录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0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008
第 三 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014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022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028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036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043
第 八 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050
第 九 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056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062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067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072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077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082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087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092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099
第 十 八 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108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15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24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29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35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42
第 二 十 四 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48
第 二 十 五 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156
第 二 十 六 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63
第 二 十 七 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70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77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186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195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00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08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受笞撻	213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18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26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34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240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250
第三十九回	村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256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263
第四十一回	宝哥哥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272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279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286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293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00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07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16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23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30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337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345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352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361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368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377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385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394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05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412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416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424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431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443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453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464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	471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476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486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494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01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507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516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523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531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542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551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559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谶	569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580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585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人家塾	592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599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607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616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623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632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639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646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652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659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665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671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678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684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693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700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707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717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723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729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735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743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748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鳊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755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761
第一百六回	王凤姐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767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772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779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786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795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802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810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817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824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829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836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843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850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858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868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曾觉润人笔墨。虽我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深有趣味。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

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

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几个字，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石头听了大喜，因问：“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

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后面又有一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闻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訕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

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亦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比那谋虚逐妄。我师意为何如？”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绝无伤时淫秽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闻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石头记》缘起既明，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看官请听。按那石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手倦抛书，伏几盹睡，不觉朦胧中走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那时，这个石头因娲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就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灵河岸上行走，看见这株仙草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得换人形，仅仅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情

果，渴饮灌愁水。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造历幻缘，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这石复还原处，你我何不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给他挂了号，同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从来未闻有还泪之说。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位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述，弟子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固不可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我可得见否？”那僧说：“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面大书四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看时，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见奶母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装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引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癞头跣足，那道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中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转身欲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颦眉。

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问他一问，如今后悔，却已晚了。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了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仁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么？”士隐笑道：“非也。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的很。贾兄来得正好，请入小斋，彼此俱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忙起身谢道：“恕枉驾之罪。且请略坐，弟即来奉陪。”雨村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人，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秀，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自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他，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一定就是此人了。怪道又说 he 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头一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以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门出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到了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又另具一席于书房，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谓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眸。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头。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云：

玉在椽中求善价 钗于奁内待时飞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期过誉如此！”因问：“老先生何兴到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了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慢饮，渐次谈至兴浓，不觉飞觥献斝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笙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占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士隐听了，大叫：“妙极！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霄之上了，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饮干，忽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挂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得到。”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时，并未谈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捷，方不负兄之所学。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写荐书两封，与雨村带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身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士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

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几人去找寻，回来皆云影响全无。夫妇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烦恼！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顾性命。看看一月，士隐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遭病，日日请医问卜。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作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俱用竹篱木壁。也是劫数应当如此，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了，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却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产的银子在身边，拿出来托他随便置买些房地，以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用半赚的，略与他些薄田破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二三年，越发穷了。封肃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做。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可巧这日拄了拐挣扎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狂落拓，麻鞋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词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身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时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

孝顺子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呢。可知世上万般，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夙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请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搭裊抢了过来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

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知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那讨音信？无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每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了。丫鬟隐在门外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过去，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丫鬟倒发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县太爷的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封肃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陪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陪笑道：“小人姓封，并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去面禀太爷便了。”大家把封肃推拥而去。封家各各惊慌，不知何事。

至二更时分，封肃方回来，众人忙问端的。他乃说道：“原来新任太爷，姓贾名化，本湖州人氏，曾与女婿旧交。因在我家门首，看见娇杏丫头买线，只说女婿移住此间，所以来传。我将缘故回明，那太爷感伤叹息了一回。又